

金融改革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

金融改革

《貴賓致詞》

金融改革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

◎蔡英文（行政院副院長）

兩位余董事長、許董事長、于老師、顏老師還有各位貴賓，大家早！

剛才聽了許董事長的致詞，突然覺得，原來我還有一個工作是要補鍋子的！不過現代的金融管理與金融市場的建構，恐怕比補鍋子還要困難許多。首先我要特別感謝時報文教基金會的邀請，對於基金會長期關注社會的公共議題，我在此特別表示敬意。能夠在這樣的情況下，結合專家學者的意見提出興革的建議，在社會上一片充斥著社會新聞當中，更覺得彌足珍貴。

在金融產業方面，政府在過去推動一次金改與二次金改以來的期間中有一些成果，但是在推動金融整併的過程中也引發了社會大眾的疑慮跟關心。主辦單位細心的規劃跟

各位財金先進在百忙之中熱忱地參與討論金融改革的相關議題，我在此也一併表達感謝之意。

面對全球化的趨勢跟經貿競爭激烈的時代，台灣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必須要順應國際的潮流，調整全球佈局的策略，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制度，另一方面也必須針對國家經濟體制的積弊與失衡進行改革，以建立良好發展的體制。過去的金融體制的健全而產生了許多的積弊，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提出來挑戰二〇〇八的時候，便把金融改革列為三大改革之一。隨即就開始第一階段的金改，在那個階段主要是以除弊為重點，也獲得了相當的成效，在這個期間我們也運用了金融重建基金讓問題金融機構順利地退出市場，也推動公司治理跟修正銀行法等金融七法提高重大的金融犯罪的罰則，以及成立金管會，實現金融監理一元化的作業。

這些成果已經相當幅度的改善金融機構經營的體制，為金融服務業下一個階段的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目前台灣的服務業的總產值已經占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七十，事實上是高於百分之七十的。在各種服務業中，金融服務業的產值逐年增加，也最具有發展的潛力。經建會告訴我，在過去的一年，台灣的就業機會有成長，而成長率最多的就是金融部門。台灣不但有競爭力而且有國際化的製造業，也擁有充足的外匯存底，資本

市場也相當地活絡，同時位居於東亞高速成長地區的中心位置，擁有非常優越的條件成為亞太中心、亞太地區金融服務與資產管理的中心。可是台灣從民國八十年開放銀行成立以後，金融機構家數過多，規模相對地小，以及獲利能力的不足，面對國際金融競爭時，金融機構的整併與擴大經營規模是不可避免的一個趨勢。參考今年亞洲主要國家（如韓國、馬來西亞等）推動整併成功的經驗，由政府推動公股金融機構的整併以激發市場加速金融機構整併，而透過金融公股業的淡出，交由民營企業經營成，或者是引進國際知名的金融機構的管理技術與經驗，將有助於提升經營效率與競爭力。

但不可諱言的是，公營金融機構民營化與整併的工作在推動的過程中難免要面對很多的阻力、社會大眾的疑慮，雖然去年政府在推動公股金融機構整併方面有一些成果，未來政府相關的部會仍將持續進行必要的協調、溝通跟檢討，釐清相關的疑慮，凝聚各界的共識，並且尊重市場的機制，務實謹慎地執行二次金改的相關的工作。

在二次金改的過程中，在過去的一段時間，我們歷經了一些困難，將來其實我們還是要持續我們的金融改革。不過在將來持續的金融改革，我們面臨到的是其實是更多的挑戰，而這些挑戰主要會來自於以下幾個問題：

一、市場規模。由於我們的市場規模不大不小，金融機構又非常地多，如果我們強調這種整併、大型化的金融機構以讓大型化的金融機構有國際競爭的能力時，我們又有疑慮，怕它會變成一個寡占的市場或者有財團化的情況。這些隱憂其實在過去的一段時間事實上是社會關注的焦點，這麼大的國家的龐大資產會不會因在二次金改的過程中流入到財團的手上而沒有發生我們所要的那種整併以後會產生的國際競爭力的效果？這是我們所憂慮的。那麼，即便它是成功的，而且可以強化我們金融機構的國際競爭力的前提之下，我們還是有一個要解決的問題，也就是這種社會因為財團化而經濟力過度集中的問題，或者是說，市場因為只有少數幾家大型的機構而產生寡占的情況，這些其實是在我們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大家最憂慮的。如果我們要持續地進行金融改革，我們要如何去除掉這些疑慮？首先，要做好監理的體系。在今日金融市場快速扭轉的情況非常明顯，而且其交易愈來愈複雜，很多過去傳統的監理方式已不足以因應。事實上，我們以前看金融的監理，多半是以一個靜態的法制結構來管理這個市場。可是在今天我們看到，主要的市場它的管理都是judgment-based，亦即以專業人才的判斷來產生市場的管理所需要的動態因素，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點。這就是為什麼在過去的一段時間我們採取了三合一，也就是把證券、保險、銀行整併到一個監理的機構——金管會，而金管會又採取

了委員制，我們希望依委員的專業判斷能夠有動態的管理市場的機能在裡面，換言之，以委員會委員的判斷來彌補靜態法規結構的不足。在這種前提之下，就必須要強化。因為現在是以專業人才的判斷來產生動態的監理機制的前提下，人的因素就很重要，換句話說，我們需要懂得市場、懂得行政體系、懂得金融管理、懂得法規制度結構的人來管理這個市場。無可諱言的是，我們的金融管理在過去的一段時間，由於百分之六十的市場資產是在公營金融機構的手上，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以國家經濟為主導的經濟模式，在金融市場，造成金融監理機關一方面是市場裡的球員，又是市場裡面的裁判，以致於監理的人沒有習慣性地面對一個市場的這種情況。所以，不論是金融監理機構的人的心態問題的調整，或者對市場的理解，或者對市場的信心，都是一個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改革的層面。

二、除了第二個問題是大家討論很多的公股的角色問題，以及公股的管理機制和管理公股人才的問題。如果在管理的體制與人才不足的情況下，容易產生弊病，這個是無可諱言的。我們在過去的一段時間所看到公股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個積極的觸媒的角色，它也帶動了一個金融市場整併的風潮，可是在這一段時間以來，我們要在後續公股

究竟是否要繼續扮演觸媒的角色？這值得我們再檢討。或許公股還必須要一段時間扮演觸媒的角色，但是公股最後會扮演的角色，就是在市場上消極的、制衡的力量。也就是說，當這個市場已經整併完成，這個市場裡可能只剩下幾家大的，那麼這時候就開始產生寡占或者是財團化的疑慮時，公股就必須扮演一個平衡市場或者是制衡市場的角色。所以我會覺得，我們的公股將來會從一個積極的觸媒角色，在市場的結構接近完成時，它會變成一個消極的制衡力量。在公股的角色轉換跟有效的角色扮演，就是公股的管理體制與人才是非常重要的。很多留下來尚未民營化的公股銀行、公營銀行要如何地強化其經營團隊，如何引入有效率率的經營團隊，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在這一次的經管會中，也將會討論到公股管理的問題，如何讓公股有效率地來經營，而且有效率地扮演一個市場制衡的角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三、第三個問題我覺得在下一階段我們要特別注意的事情是公司治理與公司治理的人才。無可諱言金融的市場中有很多先進，但無可諱言地，在金融機構的治理還是有很多人材不足的现象。人材除了靠本國培養以外，尚可從外國引進。所以我們在這個過程中要適度地引入國際的因素，國際因素的引入不外乎兩個，第一個是引入外國的資金讓

市場產生一定的動能；另外一個就是引進外國經營管理的能力，換言之，台灣必須打開市場，不論是讓外資進入到台灣民有的金融機構，我們也要讓外資有一定的程度能夠參與公股的經營，這一些是我覺得我們在公司治理上最快速的、能夠強化台灣的公司治理跟公司經營最快的就是引入國際的因素。

四、我想是很多人都會討論的，而且在今天的會議議程中也有看到的，所謂市場規模除了這一些產生了財團化跟寡占的情況，在強化監理與公股的角色、公司治理之外，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層面是，市場規模如何擴大的問題。而這個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市場本身擴張的問題，另外一個就是市場的開放，這個會讓市場有其一定的規模，同時在一定的規模底下有足夠的競爭在這個市場裡面，這是一個市場結構非常重要的一個調整的面向。所謂市場的擴張，牽涉到我們的金融機構，怎麼去開拓其它的市場，包括中國大陸及其它地區的市場。我們必須要協助這些金融機構能夠有效地擴張到其它的市場，但是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必須具備有效的監理。而有效的監理來自於有效的監理機關之間雙邊或相互的合作。所以如果我們和不同市場裡面的監理機構有足夠的雙邊機制進行監理合作的話，其實我們市場的擴張與金融業者擴張的能量，應該是很大的。另

外，對於我們的金融市場，不論是在金融產品方面或者是在外國金融機構的競爭進入台灣市場的競爭，其實我們都要相對地採取一個比較開放的政策。

前一陣子我們在行政院討論服務業整個層面的問題時，我已經告訴我們的同仁，在討論金融服務或者是其它服務業的開放時，我們應該從傳統的WTO的正面表列，把它轉換成負面表列。也就是說，只有列在表上的才是不開放的，其它的就應該是要開放，換言之，我們現在做的是一個服務業的全面的檢討，也希望將來的服務業，包括金融服務業，我們對市場開放的態度，應該是一個負面表列，而不是一個正面表列，因為我們傳統上還是受到WTO的思考和正面表列的約束，我們也希望走向一個負面表列開放式的一個金融服務業的環境。以上就是我們對於二次金改，需要思考的問題，政府需要努力的方向，我們也需要各界給我們意見之處，給各位先進做一個報告，我相信金融改革這條路是很長的一條路，需要很多人的參與，在這個期間，最重要的是如何整合大家的意見，能夠有效地執行，這個是政府的責任，我們也希望各位在這個過程中，能夠積極地參與，謝謝！